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大雲山房文稿

(二)

惲敬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大雲山房文稿

(二)

譚敬著

國立基本叢書

大雲山房文稿初集卷三

與紱之論文書

紱之吾宗足下。敬與紱之。同出于提舉公。蓋二十餘世矣。不可謂不遠。雖然。吾宗之能學者。不數人。能學而行。復有儀矩者。益不數人。敬于紱之心之近之也。久矣。昨者相見。敬所以望紱之者甚博。而紱之以古人之所以爲文者問焉。紱之志止乎是耶。抑敬之所知者。不足以越乎是邪。甚非敬之所望也。文者小道也。而人喜爲之。爲之而復喜言之。本朝如魏叔子。姜西溟。邵子湘諸人。皆累累言之矣。盡矣。敬復何所言邪。等而上之。元明之人言之矣。宋之人言之矣。如和鼓然。其聲無以甚異也。敬復何所言邪。雖然。紱之意。不可無以應也。且敬所謂甚博者。未嘗不可于言文推之。紱之慎擇之可也。夫後世之言文者。未有如退之之爲正者也。退之之言文。則告尉遲生。李生爲最。吾少之時。蓋嘗讀而樂之。若柳子厚。李習之。與韋中立。王載。所言視退之。相出入者也。紱之求之乎是焉。足矣。雖然。退之子厚。習之。各言其所歷者也。一家之所得也。于天下之文。其本末條貫。有未備者焉。敬請合三子者之言。爲紱之申言之。其是邪。其未是邪。紱之擇之可也。孔子曰。辭達而已矣。孟子曰。詖辭。知其所蔽。淫辭。知其所陷。邪辭。知其所離。遁辭。知其所窮。古之辭具在也。其無所蔽。所陷。所離。所窮四者。皆達者也。有所蔽。所陷。所離。所窮四者。皆不達者也。

然而四者有有之而于達無害者焉。列禦寇莊周之言是也。非聖人之所謂達也。有時有之。時無之。而于達亦無害者焉。管仲荀卿之書是也。亦非聖人之所謂達也。聖人之所謂達者何哉。其心嚴而慎者。其辭端。其神暇而愉者。其辭和。其氣灑然而行者。其辭大。其知通于微者。其辭無不至。言理之辭如火之明。上下無不灼然。而跡不可求也。言情之辭如水之曲行。旁至灌渠入穴。遠來而不知所往也。言事之辭如土之墳壤。鹹瀉而無不可用也。此其本也。蓋猶有末焉。其機如弓弩之張在乎手。而志則的也。其行如挈壺之遞下而微不至也。其體如宗廟圭琮之不可雜置也。如毛髮肌膚骨肉之皆備。而運于臆也。如觀于崇岡深巖。進退俯仰。而橫側喬墮無定也。如是其可以爲能于文者乎。若其從入之途。則有要焉。曰其氣澄而無滓也。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。其質整而無裂也。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。退之子厚。習之能之而言之者也。敬未能之而言之者也。天下有能之而言不能盡者矣。未有未能之而言能盡者也。級之益申之可也。十月十五日敬謹上。

上秦小峴按察書

小峴先生閣下。往者敬居京師。知先生善詩古文。及官富陽。先生分巡杭嘉湖三府。敬以屬吏見。所言者官事耳。其他未之敢言。何也。詩古文者藝事也。縣官非言藝之官。且敬于先生。非故舊也。則未知大人之門。以言藝進者。相率以言藝歟。抑不免視所好而投之以是歟。如視所好而投之以是。是與操瑟之工。獻

狗馬之客。相去無幾何也。且視所好而投之者。必有所求。縣官于分巡。其所求非如操瑟之工。獻狗馬之客。衣食利益而已也。夫是以不敢。後先生奉命按察湖南。敬知新喻。先生道過而辱存之。敬所以待下執事者。皆天下所謂縣官之事也。何也。敬于先生知之未深。則未知先生于敬亦深知之歟。不深知之歟。則爲敬者。天下所謂縣官而已矣。及先生以爲過。上事後。復移書賜之以善言。敬始自悔。又聞以引疾去官。敬益用自悔。何也。天下惟賢者能以賢望人。亦惟能退者。必能進而有所爲。是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分巡按察而已。而敬之兢兢自外。淺之乎爲丈夫也。蓋敬積十五年。而後敢言深知先生。其前後審慎如此。雖然。未之知與知之未深。則彼此如途人之偶值可也。知矣。知之深矣。則友也。友之道。近則相示以行。遠則相示以言。皆中于道而後可。詩古文藝事也。而道見焉。今先生所爲詩。所爲古文。業已集而刻之。敬之意。以爲宜排次之。不宜以多多積之也。以多多積之。則于道多歧。先生所與言藝者。仲倫。惕甫。皆敬友也。仲倫達心而儒。惕甫強有力而自是。仲倫之于道也儉。惕甫之于道也越。其于先生之詩古文。燕閒之見。必言之盡力矣。然二子所見于道未能盡也。敬者。于道能知之。而不能行之。于文能言之。而不能爲之。然義不可以無言也。則請卽二子者之序言。而下籤以言之。先生以爲異于操瑟之工。獻狗馬之客歟。抑非然歟。然今者。敬無所求于先生。並不如操瑟之工。獻狗馬之客。有衣食利益之志也。則又在乎先生知敬之深也已。九月十九日。惲敬謹上。

上曹儷笙侍郎書

儷笙先生閣下。前者敬在甯都上謁。先生過聽彭臨川之言。諄然以昔人之所以爲古文者下問。侍坐之頃。未能達其心之所欲言。回縣後。竊願一陳其不敏。而下官之事上者。如古之奏記。如賤如啓。皆束于體制。塗飾巧僞。殊無足觀。至前明之稟。幾于胥隸之辭矣。古者自上宰相至于儕等相往復。皆曰書。其言疏通曲折。極其所至而後已。謹以達之左右。惟先生教正之。古文文中之一體耳。而其體至正不可餘。餘則支不可盡。盡則敝不可爲容。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。古文雖小道。失其傳者七百年。望溪之言若是。是明之遊巖。震川本朝之雪苑。勾庭堯峯諸君子。世俗推爲作者。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。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。豈妄爲此論邪。蓋遵巖震川。常有意爲古文者也。有意爲古文。而平生之才與學。不能沛然于所爲之文之外。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。依附其體而爲之。則爲支。爲敝。爲體下。不招而至矣。是故遵巖之文。瞻則用力必過。其失也少支而多敝。震川之文。謹則置辭必近。其失也少敝而多支。而爲容之失。二家緩急不同。同出于體下。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。失者十而三四焉。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。李安溪先生曰。古文韓公之後。惟介甫得其法。是說也。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。敬當卽安溪之意推之。蓋雪苑勾庭之失。毗于遵巖。而銳過之。其疾徵于三蘇氏。堯峯之失。毗于震川。而弱過之。其疾徵于歐陽文忠公。歐與蘇二家。所畜有餘。故其疾難形。雪苑勾庭。堯峯所畜不足。故其疾易見。噫。可謂難矣。然望溪之于古文。

則又有未至者。是故旨近端。而有時而歧。辭近醅。而有時而竄。近日朱梅屋等。于望溪有不足之辭。而梅屋所得。視望溪益庳隘。文人之見。日勝一日。其力則日遜焉。是亦可虞者也。敬生于下里。以祿養趨走下吏。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。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。同州諸前達。多習校錄。嚴考證。成專家。爲賦詠者。或率意自恣。而大江南北。以文名天下者。幾于昌狂無理。排溺一世之人。其勢力至今未已。敬爲之動者。數矣。所幸少樂疎曠。未嘗捉筆求若輩。所謂文之工者。而浸漬之。其道不親。其事不習。故心不爲所陷。而漸有以知其非。後與同州張臯文。吳仲倫。桐城王悔生遊。始知姚姬傳之學。出于劉海峯。劉海峯之學。出于方望溪。及求三人之文觀之。又未足以饜其心。所欲云者。是由本朝推之于明。推之于宋唐。推之于漢與秦。斷斷焉析其正變。區其長短。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。蓋自厚趨薄。自堅趨瑕。自大趨小。而其體之正。不特遵巖震川以下。未之有變。卽海峯姬傳。亦非破壞典型。沈酣淫詖者。不可謂傳之盡失也。若是。則所謂爲支。爲敝。爲體下。皆其薄。其瑕。其小。爲之。如能盡其才與學。以從事焉。則支者如山之立。敝者如水之去腐。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。于是積之而爲厚焉。斂之而爲堅焉。充之而爲大焉。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。然所謂才與學者。何哉。曾子固曰。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。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。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。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。如是而已。臯文最淵雅。中道而逝。仲倫才弱。悔生氣敗。敬蹉跎歲時。年及五十。無所成就必矣。天下之大。當必有具絕人之能。荒江老屋。求有以自信者。先生能留意焉。則斯事之

幸也。附呈近作數首。聊以塞盛意。愧悚愧悚。十月二十日。惓敬謹上。

答儷笙尙書書

儷笙先生閣下。九月中得手書。欣慰無似。先生當代大君子。乃肯垂念愚鄙之夫。所不足者而教正之。先生所以厚待敬者至矣。敬且感且奮。思竭力自湔濯。以副所期。先生亦必許其能改也。然往歲之事。竊有小人之心二端。不敢不爲知己告者。敬家貧無可爲生。官事支缺多端。又待質幾五閱月。意欲棄官歸。不肖之身于先生。庶幾過貴州。就一授經之席。使俯仰無虞。而道藝亦有所益。一也。士之處下位者。入門戶則終身不能出。而可以罷官。可以不罷官之時。門戶之界也。今歲春首。有書與知交。言不爲熙甯之附介甫。亦不爲元祐之附司馬公。況在往歲。豈敢不慎。故甯直無曲。甯激無隨。二也。此二端皆私心妄作。言之慚甚。豈敢自附于古之強項者邪。然先生知其外之強項。而有以進之。卽知其內之并不及強項。亦必不鄙之棄之。而復有以進之。此敬所以敢披露肝膽于左右也。正月中。秋潭來書。述先生之命徵秋潭詩。并及鄙文。敬以贈送序多譎諛之辭。恐獲罪門下。未敢率爾執筆。三月中。聞秋潭被劾。四月中而訃至。傷哉。傷哉。撫軍非欲殺秋潭之人。而秋潭竟死。秋潭非以被劾致病之人。其事亦非被劾可致病之事。而秋潭竟以病死。如之何。如之何。方秋潭在時。人多異議者。今秋潭死矣。何處復得一彭秋潭。惜其子奔走衣食。敬三索行述不得。然銘墓之辭。敬前與秋潭定交。曾以後死自任。不負此諾也。稟本并近作數首奉呈。惟

暇中正定之書中名帖不敢當。不敢當。先生德位崇重。下交于奔走之吏。先生之道益光矣。然天下必有言敬之僭者。謹附繳。惟先生曲諒之。乍寒。一切爲道自重。七月十一日。惲敬謹上。

上汪瑟菴侍郎書

瑟菴先生閣下。敬奔走塵俗。逾二紀矣。所治荒遠。久不奉教于賢士大夫。竊意迂戇之質。百無可爲。惟耗升斗祿爲讀書自守之資。可以盡年。可以長世。然未嘗不以弇陋爲懼也。古之君子。學于古人。則思畢其異同。學于今人。則思正其得失。小生之所知。下吏之所能。其不可自畫明矣。然不敢輒以之干人者。或好尚不同。徒取憎惡。或事權所在。跡涉梯媒。與其過而近。毋甯過而遠。與其近而人知。毋甯遠而人不知。此居下之道也。然敬嘗觀之。古人蓋有自達之于當路者。意者或一道歟。夫天下未有以自達爲道者也。意者或有其不苟者歟。昔者退之上盧邁。趙璟。賈耽。書皆諂諛諷刺之言。蘇明允上韓樞密。富丞相書。皆刼持誇誕之言。及答李習之與歐陽內翰。則大伸其性情學問之所得。是故一介之士。屏人獨處。仰而思。俯而書。無論富貴酣養者。不足與其旨。甘分其膏澤。卽如韓樞密之瓌傑。富丞相之重碩。文丞相之敦惠。若與之抽毫命牘。酬酢古今。析毫黍之理。舉邱山之事。恐未能盡其精微。周其博大。天之生才。各有所尚。不可強也。若是。則所謂不可苟者。亦有其不可失者歟。先生自通籍時。卽以好古力學聞天下。然而不知者曰。是宗漢儒。不宗宋儒。是喜治經。不喜治史。敬在下風。蓋有年矣。區區之忱。未能無惑。及前日上謁。而淵

然之容。雍然之論。所謂異同黨伐。古今愛薄之說。無幾微見于神志語言。而後知前之云云者。皆淺人附和。未能深窺。而性情之平頗。學問之純雜。非親接不足以得大凡也。敬五十之年。斷斷此事。不日進。則日退。惟得有道教正之。或可不爲流俗人所限。謹錄舊作二首。近作五首。呈之左右。惟先生諒焉。九月二十五日。惲敬謹上。

答吳白厂書

白厂二兄足下。二十一日使至。得手書。藉悉興居萬福。慰甚。蒙惠寄細絹墨竹一幀。吳綾仿宣紙墨松各一幀。而命敬以一言告後世之知者。敬何人斯。敢當斯語邪。然常從二兄于舒三白香之所。二兄大醉狂叫。稱畫則文湖州米襄陽復生。詩尙當讓出一頭地。敬觀前人之推湖州者曰。富瀟灑之姿。逼檀欒之秀而已。二兄畫竹。堅潤通脫。豈惟雁行湖州。蓋駸駸乎抗衡齊首。而將毋越之。襄陽畫擅場人物山水。乃二兄所不作者。然襄陽自詡。謂不使一筆入吳生。又謂無一筆關全李成俗氣。是襄陽以高古出塵爲宗。二兄畫松。作氣滿前。如驟雨。如旋風。當求之張文通以下。惟襄陽爲裕陵書屏。反繫袍跳躍便捷。不爲富貴所懾。二兄當之。應無愧昔賢耳。湖州襄陽所傳之丹淵集。襄陽集。其詩如工部之文。如記室之賦。意趣與俗懸別。二兄則揣摩諸家。而能洗刷之。浩浩乎。脩脩乎。敬常謂乾隆中。江右第一。信有湖州襄陽所畏者。雖然。古人極深極微。極正之作。何如。深而可至。微而可探。正而可感發之作。何如。可至而仍超遼。可探而

仍宵渺。可感發而不妨恣詭之作何如。此則敬所願望于二兄。而畜之于心甚久甚久者也。敬于此事。雖自八歲卽受法于先人。然所得無何。故律嚴而拘。思通而近。氣盛而易竭。響切而易流。其境去二兄遠矣。今敢率爾有所言者。蓋以古人待二兄。不得不以古人自待。交友之道。貴如是也。敬回縣後。諸事如蝟毛。不可爬梳。所幸老母康強。細弱均安善。無勤遠念。前過貴郡。本欲至草堂。而輿夫出城。卽取東道。以致相左。昔者楊少師西遊。僕人挽之而東。往日之事。得毋類此。抑又有可釋之二兄者。勝公榮者。不可不與飲。今無其人。不如公榮者。不敢不與飲。敬今之投刺待見。屏息雅拜者。皆是也。惟公榮可不與飲。非二兄而誰。則敬之不過草堂。後世必有引首慨慕。舉觴抽紙以歌詠之者。二兄其何憾耶。附上畫松歌一首。乃章門所作。劣甚。勿見欺。乍寒。一切珍重。十月十六日。惲敬謹上。

答蔣松如書

松如大兄足下。三月中。兩得書。知于往歲來江右。無因得見。盡心意所欲言。甚惘惘。復知得交于梅臯太史。多磊落之遊。甚喜。而書中三致意。則以所爲四子書文。屬序于敬。此敬所不敢辭也。數月來。爲吏事所苦。不得暇。鹿豕頗與知頗末。是以不及作報。五月之望。復得書。以古君子之道望敬。而責其不恭。皆切直。敬所未至。甚愧感。然謂敬不屑爲足下作序。則甚非事理也。敬與足下。初接于州中汪氏。奉舅氏清如先生之命。而後相見于都中。一握手卽相背去。幾十餘年。復會飲于州東之園亭。今又三易寒暑矣。與足下

蹤跡不可謂不疏。然心甚懸懸于足下者。則以足下之爲人。敬所願交而不敢失者也。願交而不敢失。則言宜誠。故請得盡其愚。序者。蓋始于史臣之序詩書。漢人著書多自序。魏晉崇尚詩文。始有爲人序專集。類集者。唐宋人爲贈送序。此謂不經。明之壽序。考察序。升擢序。又其不經者也。是故漢之所無。魏晉有之。魏晉之所無。唐宋明有之。文者。因事而立體。順時而適用而已。唐試帖經無經義文。宋之經義文。皆附于詩文集。故無其序。自明以來。四子書文皆專行矣。專行則宜有專序。乃今之號爲知古文者曰。不得作四子書文序。嗟乎。誠使陸敬輿司馬君實諸人生于今日。爲四子書文。韓退之。李習之。曾子固諸人爲之序。傳之數千載之後。其尊于揚雄之僞言。劉歆之飾說。蓋可必也。若是。則爲足下作序。何不屑焉。昔者歐陽永叔爲惟儼文集序。許其自言曰。笞兵走萬里。立功海外。曰。佐天子號令賞罰于明堂。後惜其老不得意。則曰。考其筆墨馳騁。文章瞻逸之能。可以見其志。嗟乎。惟儼爲浮圖者也。永叔序之。蓋較梅聖俞江鄰幾有進何也。其人非儔人也。足下自二十入少年場。三十讀古雜家言。四十與天下之士相角逐。必有位置可以自信者。若是。則足下之文。敬將求而序之。又何不屑之與有。雖然。古人之序。序著書之意而已。故一集不再序。後世或爲貢諛。或附于有大力者。則序至十數焉。足下文得梅臯太史之序足矣。敬又從而附益之。其貢諛歟。則敬不敢爲。爲附于有大力者歟。則敬非其人。且無以處足下。足下其以敬是書附之集末。則足下之爲人。與敬之所以交于足下者。皆有源委。可告之後世。惟高明裁之。四月初十日。惲敬謹上。

與湯編修書

敦甫先生閣下。敬處卑就陋年。及五十而無所成。常好從天下賢士大夫遊。然所交又千百之一二而已。往者張臯文寓書。盛稱先生高義。臯文旋卽捐館舍。敬無以自通。後秋農自粵過南昌。敬以聞于臯文者。質之秋農。而益知先生之所以自處者。敬其可居今之世。而不求得當于先生邪。臯文爲人。其始爲詞章。志欲如六朝諸人之所爲而止。已遷而爲昌黎廬陵。已遷而爲前後鄭。已遷而爲虞許賈孔諸儒。最後遇先生。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。其所學皆未竟。而世徒震之。非知臯文者也。臯文寡欲多思。寡欲故言行多行于自然。而有爲者鮮。多思故事藝皆出于必然。而無爲者亦鮮。自然必然。二者合之。進道之器也。然有爲者鮮。則于道易近。無爲者亦鮮。則于道易遠。必也有爲者亦歸于無爲。則庶幾于斯道乎。雖然。敬竊有疑焉者。宋人之說。至明而變。至本朝康熙間而復。其變也多歧。其復也多仍。多歧之說。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。姚江諸儒是也。多仍之說。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。平湖諸儒是也。二者如揭竿于市。以奔走天下之人。故自近日以來。多愍置之。愍置之者。非也。揭竿于市者。亦非也。且如彼此之相冒。前後之相搏。益非也。夫所謂濂洛關閩者。其是邪。其揆之聖人。猶有非是者邪。其變之仍之者。是非其孰多邪。知其是非矣。何以行其是去其非邪。敬交于臯文之時。臯文未及此也。其所得敬未之知。而先生者。臯文之與學而引之敬者也。則敬之所宜受教也。故陳臯文之行。以自通于先生。而卒致其所疑焉。先生其有以大益之。則幸

甚。不宣。三月二日。惲敬謹上。

明儒學案條辯序

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六十二卷。列崇仁。白沙。河東。三原。姚江。止修。泰州。甘泉。東林。九宗。而于姚江。復分浙中。江右。南中。北方。粵閩。五宗。其崇仁。白沙。爲姚江之源。止修。泰州。甘泉。東林。爲姚江之流。不相入者。河東三原而已。若授受在九宗之外者。別爲諸儒學案統之。表彰前修。開引後學。爲功甚巨。然先生之學。出于劉蕺山先生。蕺山先生之學。大旨悉宗姚江。是以先生于河東三原。均有微辭。而姚江之說。則必遷就之以成其是。一遷就不得。則再遷就。三遷就之。此則先生門戶之見也。敬天稟凡雜。人功疏妄。于先生蓋無能爲役。而少日所聞于先府君及同學諸君子者。質之先生之說。頗有異同。如水之分合。脉絡可沿。如山之高卑。顛趾可陟。非敢強爲是非。劃分畛域也。因謹循此書之前後。分條下籤。求其公是。如不當者。不憚移定。以盡彼此。蓋三歷寒暑。而後會而錄之。可付寫焉。孔子曰。博學于文。約之以禮。此河東三原之學所自出。同于朱子者也。然不曰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乎。孟子曰。人之所不學而知者。其良知也。不慮而能者。其良能也。此姚江之學所自出。同于陸子者也。然不曰明于庶物。察于人倫乎。子思子曰。自誠明。謂之性。自明誠。謂之教。誠則明矣。明則誠矣。又曰。尊德性而道問學。致廣大而盡精微。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溫故而知新。敦厚以崇禮。其先後之序並行。交致之功。庶幾其備焉矣乎。失遊說之士。計利而不計害。言得而

不言失。後之人尙引大道以責之。若言聖人之道者。據其始而攻其終。操其末而伐其本。則所明者。不及所晦之多。所守者。不及所攻之當。何以驗之心身。而施之國家天下哉。夫善其言。所以善其行也。請與天下後世諸君子。昭然確然言之。若攻伐之說。敬不敢附。惟諸君子諒焉。

五宗語錄刪存序

敬年十五。卽讀道家書。後于吳山道院繙道藏。鄙倍不可訓者。十之七。凡下者。十之二。周秦以來諸子。及所存古注家。其善者也。若魏伯陽張端伯所述。亦道之一隅而已。至山右始讀佛氏書。行江東西。時時至佛院。讀之。爲鄙倍。爲凡下。有過于道藏者。其精博之說。微渺汪洋。神生智出。道藏視之。蓋瞠乎後矣。中歲喜讀諸禪師語錄。于三乘之言。本無差歧。而其從入之門。與從出之徑。無轍跡。無依持。蓋人心之用。不能無如此一境。非強爲者也。惟傳授漸遠。積習日深。及其末流。幾于優伶之辭。駟僮之行。此則不可之大者也。敬條其可觀者。得若干卷。行修力積。其道自至。確然隕然。不容一隙者。爲第一集。機微鋒迅。一擊卽解。潛魚出鉤。飛鳥墜繳者。爲第二集。發明天人。依附經論。渾融包孕。條理分晰者。爲第三集。片辭之設。具見性靈。一目所存。偶涉道要者。爲第四集。其餘附會之陋。修飾之工。加二十八祖偈言。歷代禪師評唱。一概削之。以絕龐雜。程子曰。佛氏之書。學者當如淫聲美色遠之。夫不涉其藩。不登其堂。不入其室。豈可以斷其是非得失之分數哉。朱子曰。佛衰于禪。禪衰于梮喝。夫曹溪之說法。豈可謂佛之衰。百丈之見大寂。臨

濟之見大愚。豈可謂禪之衰。後之君子于此能自得焉。而不爲所眩奪。則可矣。

子居決事序

太史公曰。蜀守馮當暴挫。廣漢李貞擅磔人。東郡彌僕鋸項。天水駱璧推減。河東褚廣妄殺。京兆無忌。馮翊殷周。蝮鷲。水衡閭奉。扑擊賣請。何足數哉。惲子居曰。本朝法皆畫一行臺省。大吏權不敵漢郡守。州縣吏權不敵漢戶賊曹。皆謹奉功令。無敢恣意者。敬初領縣事。太夫人教之曰。縣官得自決笞杖而已。折責以四十爲限。爾當止三十五。其五。爾母所貰也。先大人曰。死刑不可減也。雖然。斬刑必先比絞律。不當而後入斬。立決刑必先比監候律。不當而後入立決。敬謹志之。勿敢忘。然敬褊中。遇事輒任氣擊斷之。晨起坐齋中。抱牘進者。差肩立。敬手畫口指毋留。其應聽者。翻竟。卽擲下如風雨。已坐聽事。問數語。書牘尾。輒數十行。意張用濟。劉元明。不過如是。而昔友張臯文過縣曰。此酷吏也。敬大駭。就求其說。臯文曰。凡天下以易心言吏事者。與手殺人一間耳。不意此事近出吾儕。敬聞此言。爲之愧汗。今年五十矣。精力志意漸不如前。始患過者。今未必不患不及。天道之盛衰。人事之進退。不可不防其流失也。因類前後所決事爲若干卷。以自觀省焉。其目曰稟。以達上官。曰批。以受民辭。宋史大事奏稟畫黃。唐有批勅。宋有批答。皆朝廷之辭。其行之官司。不知所自始。曰諭。卽漢之教。曰斷。卽唐之判也。

孤塵山西厓。絕地數十丈。鑿厓而窆。爲十二世祖恢菴府君之兆。西向。陳孺人。祁孺人。再繼陳孺人合葬焉。其昭兆葬十一世祖贈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存省府君。謝安人合葬焉。孤塵山之東。曰亭子灣。爲十世祖明湖廣按察司副使東麓府君之兆。東向。蕭恭人合葬焉。其昭兆葬九世祖全州同知海亭府君。嚴安人合葬焉。昭兆迤東。葬秀水丞慎所府君。敬八世祖也。吳孺人合葬焉。其穆兆迤東。葬慎所府君之弟國子監生良卿。塋限之外。迤東北爲七世祖慶府典儀正敬于府君之兆。周孺人合葬焉。是爲孤塵山東西墓地。西兆二。東兆五。石橋灣惲氏歲祭之。石橋灣之北路西墓地。爲六世祖縣學生繩武府君之兆。西向。王孺人合葬焉。其穆兆葬方顯府君。敬高祖考也。高孺人合葬焉。其昭兆葬府君之弟達初。昭兆之南。葬府君之兄赤初。穆兆前行。夾葬赤初之子文元。武元。蓋墓位紊矣。其故不可考。同六世祖者。歲祭之。石橋灣之西牛車基墓地。爲曾祖考燮臣府君之兆。西南向。巢孺人合葬焉。其昭兆葬祖考贈富陽縣知縣子渭府君。錢孺人合葬焉。其穆兆先府君葬焉。同曾祖者。歲祭之。惲氏自南宋以後。著譜者。多書葬所。然墓頗夷失。其未夷失及近窆者。謹記之如右。子孫庶有考焉。傳純曰。古不祭于墓者。明非神之所處也。蔡邕曰。古不墓祭。今朝廷有上陵之禮。始謂可損。今見威儀。乃知至孝惻隱。不可廢也。是二說者。其可以言古今之禮歟。

石橋灣惲氏祠堂記